

“閩粵·海洋”文化研習營心得

彭志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

過去十二天十一夜“集中營”式訓練，不僅是體能上的磨練，更是研究取徑上的錘煉。經此讓人難以忘懷的人生學習過程，我的收穫主要表現在三點。

第一，豐厚學識的汲取。我的專業基礎及學術訓練的底色是中國古代文學，但我躁動的內心一直不滿足於學科間的界限，這種對未知領域的好奇驅動著我毫不猶豫地報名此次研習營。以前對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多止步於想像，這次則通過聆聽專擅各個領域名師的講座，深入鄉村田野現場考察，讓我對歷史人類學的學科基礎、研究路徑有了落入實地的理解和參與。而這些經歷對我本專業研究視野的拓展定會有所觸動，昨天晚上那個名為“關門與破窗：明清閩南‘海盜-偷渡’的多維讀解”便是運用歷史人類學方法做出的初步嘗試，雖然最後只剩下一分鐘的展示時間，但一旦嘗到了甜，便很難遺忘掉那些美好。

第二，深厚友誼的獲取。隨著身份的轉變，快要步入而立之年的惶恐，以及更為密切的對現實社會中發生的那些事情的憂心和無力，都讓我越來越愛沉默和思考。但在第3組7名學員、1位田野導師組成的小團隊，總共44名學員10多位老師組成的大家庭裏朝夕相處，深切體會到了學術激蕩的要義何為？具體表現為田野導師對我不成熟想法的步步追問，小組成員相互幫忙尋找資料，以及與各位師友的日常交流。我十分喜愛這種刺激知識、視野薄弱區域的氛圍和機緣。

第三，研究視野的轉向。每次參加研習營之後，都是我論文撰寫的高峰。2016年“齊魯文化”研習營對方志文廟舞佾圖的系統爬梳，2018年“關中·外緣”研習營讓我思考神聖場所的植物意涵，今年則激發我對“海盜-偷渡”現象的關注。前兩次的嘗試，都寫出了相應質量的論文，這一次也不會例外。由文學視野的切入，到歷史學取徑的體悟，我想經過這三次共36天參加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寶貴經歷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目前，以及將來的學術路向。

在晚間的綜合討論上，我擬訂的主題是“關門與破窗：明清閩南‘海盜-偷渡’的多維讀解”，嘗試著去考察不同聲部材料的聲音，具體析分成三個方面。其一，不同性質文獻對閩南海盜現象的描述，如《解賣二林充公田屋錢價稟》、張桂蟾《立雪山房文集·晏海渺論》、《樟林鄉土史料》等。其二，鏡子的反面：明清閩南偷窺現象管窺，如越南《嘉定城通志》、雍正五年閩浙總督高其倬所呈奏摺等；其三，

政府的反應：海禁與海防的悖論，如《清世祖實錄》、莊光前《同邑海防論》等。通過這些材料的細讀，對過往的理解有了重新的認識。

具體而言，分從五個方面闡述對明清閩南“海盜-偷渡”現象的思考。其一，對諸如明清易代之際這類特殊時段，應有不同於常態化時代的思考視角，閩南地區在明清易代之際（隆武帝朱聿鍵時期），對形成所謂（清廷定義下的）“海盜-偷渡”現象作用形態的具體情形的考察，以及其對有清一朝兩百多年海洋政策的影響闡述。其二，歷史鏡子的正反面，對明清時期閩南地區“海盜-偷渡”現象的關注，定位的點既要有官方立場對所謂“非法進入”的界定，也要知悉民間立場對此的錯綜看法，雖然這些來自於下層、邊緣人群的看法，有時並未能夠被完全詳細地記錄下來。其三，對明清兩朝五百多年裏界定“海盜-偷渡”現象的話語權歸屬轉變過程的歷時尋繹，這些轉變發生的契機點究竟何在，值得深思。其四，習見文獻之外，如何在田野調查的現場發現更多的關涉明清時期閩南地區“海盜-偷渡”現象的印跡。祠廟寺觀空間中的碑銘，地方戲曲傳唱中的民間故事等等，只有觀照了不同性質的史料，通過這些史料的排列、互證，才能建構起更為立體可觀的歷史胴體。其五，若篤信歷史真實確乎存在的話，那對真實歷史的找尋，便是釐定圓心之後，從圓周通過盡可能多的半徑無限接近的過程。對明清時期閩南地區“海盜-偷渡”現象的探討，理念的改變、材料的擇選、邏輯的組合都可能會催生不同面貌的出現，而這些嘗試皆可視為復現歷史的路徑。

昨晚聽到一個讓人欣喜的傳聞，說第十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有可能會在北京舉辦，這個傳聞真是太好太贊啦。第一次距離研習營舉辦地點如此之近，很期待。我們這批經歷過歷屆研習營培養的人，將會成為改變未來學術走向的動力。